



国际视野下的左江花山岩画比较研究

王毅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吴婷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29)

摘要: 根据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编制的《岩石艺术: 申报前指南》, 左江花山岩画与现有岩画世界遗产及国内外其他重要岩画遗产对比研究表明, 左江花山岩画具有独特和显著的自身品质, 值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从岩画自身品质的原创性、典范性与稀缺性及数量维度看, 花山岩画以其“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的独特图像表达系统, 统一而艰险的作画位置, 以及大规模的画面和岩画数量, 在世界岩画遗产中占有突出地位。从岩画所处的环境来看, 花山岩画的作画点是先民精心选择的结果, 与江水、群山及台地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祭祀场, 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关于岩画的文化内涵, 花山岩画的作画人群单一, 形式统一, 在700多年这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 集中记录了当地骆越人的祭祀场景, 是对这一人群信仰体系和社会生活的独特见证, 也是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岩画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 左江花山岩画; 国际岩画; 品质对比; 环境对比; 文化内涵; 比较研究

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岩画遗产是不同时空人群生产、生活、思想与意识等的生动表达, 岩画遗产也由于其突出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截至2016年6月, 《世界遗产名录》中共有约30处的岩画世界遗产。这些岩画世界遗产主要分属于七大地理文化单元: 欧亚草原、太平洋地区、北部非洲、南部非洲、西南欧、北欧及美洲, 此外南亚和西亚各有一处。它们虽然基本覆盖了世界的主要区域, 但依然有一些区域的岩画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没有其代表, 如左江花山岩画所在的亚洲东南部。2016年7月, 在第40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本文系统梳理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岩画遗产, 以及国内外其他重要岩画遗产的相关情况, 并与花山岩画展开对比研究, 说明左江花山岩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合理性。

一、对比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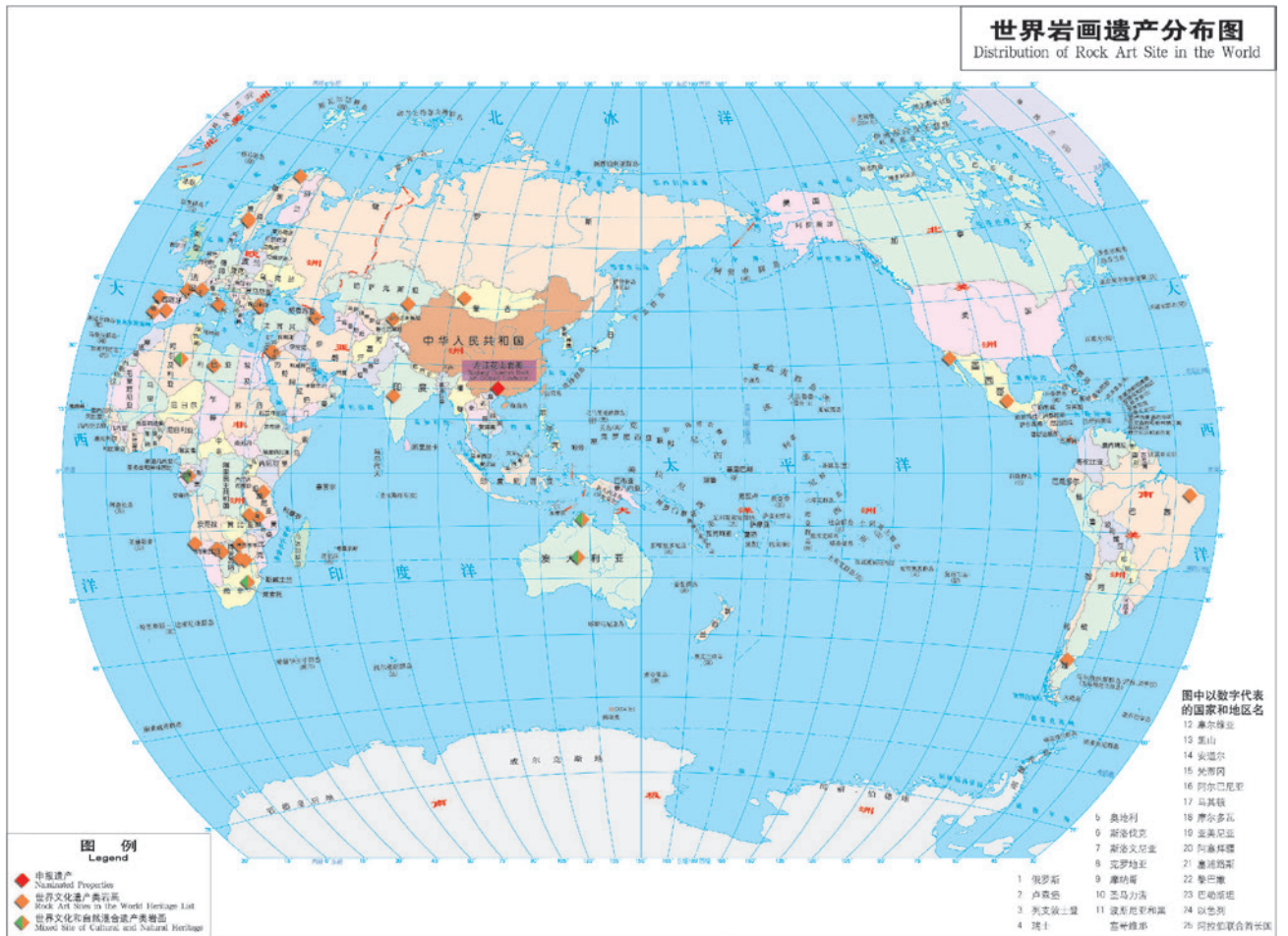
为了推动和协助各国申报岩画遗产, 从而弥补岩画遗产在《世界遗产名录》上代表性相对不足的问题,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于2010年编

制了《岩石艺术: 申报前指南》^[1] (以下简称《申报前指南》), 系统阐述了岩画遗产在申报世界遗产过程中所需满足的各方面条件。该文件指出, “世界遗产委员会很难相信相关岩石艺术具有突出普遍价值……除非能够通过内涵与相关性(meaning and relevance)、品质(exceptional qualities)或所处环境(host environment)的特征等方面的比较证明, 为什么所申报的岩石艺术有别于同一地理文化区域内, 或世界其他地区的岩石艺术”。基于此, 从岩画的品质、所处环境和文化内涵三方面对左江花山岩画与其他岩画遗产展开对比研究。

二、岩画品质的对比

《申报前指南》中将岩画自身的品质分为五个方面: 美学价值、数量维度、典范性或稀有性 (绘制技术、岩画主题、位置等方面)、内在的原创性和对当地漫长艺术传统或特殊实践的见证。

由于世界各地的岩画遗产具有不同特色的美学价值, 也见证了不同地理文化区域内的艺术传统和实践, 较难就岩画品质的这两个方面展开客观科学的对比。因此, 本部分从岩画品质的另三个方面, 即原创性、典范



世界岩画遗产分布图 (截至2016年6月)

性与稀缺性及数量维度入手，对花山岩画与相关岩画遗产展开对比分析。

(一) 原创性

花山岩画以“蹲式人形”为主题，“蹲式人形”的制作和风格呈现出高度的模式化特征，与其他不同的图案组合在一起，形成众多独立单元的画幅。这些画面采用赭红色矿物质颜料被分期多次绘制在左江岸边的石灰岩崖壁上，形成色彩醒目、组合繁复、场面宏大的岩画景观。“蹲式人形”在画面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and 以这一统一符号为基础建构表达系统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属于独创。

1. 花山岩画中出现“蹲式人形”的比例在世界已知岩画遗产中是最高的

最早的蹲式人形岩画图像出现在距今2万年前，并在某些地区一直持续到今天，其分布也非常广泛，遍布世界各大洲。由于时空分布和制作者文化背景的不同，世界各地的蹲式人形图像在制作方法、造型风格以及文

化内涵上也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虽然蹲式人形图像普遍见诸世界各地的岩画，但仅仅作为伴生图案，从未居于主要图案和主题的位置，而花山岩画则以蹲式人形图像为主要图案，其比例高达82%，并且其数量之多，画幅之巨，分布之密集，在世界岩画中均首屈一指。

意大利的梵尔卡莫尼卡岩画也是蹲式人形图像的另一个宝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变体丰富。但总体来说，蹲式人形图像的排列较为零散，场面构成较为简单，且该遗产的画面还有很多关于农业、航海以及战争的场景，蹲式人形图像在岩画内容中不占主导。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中以“X”射线风格加以绘制的蹲式人形图像也非常引人注目，但蹲式造型在卡卡杜国家公园岩画中也出现较少，并非主要人物形象。

蹲式人物形象在世界其他岩画遗产中也有广泛分布。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和南部、夏威夷群岛和美洲大陆上均发现了形态和内涵各异的蹲式人形岩画图像。其中，在南美洲的岩画中出现蹲式人形图像与



《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岩画遗产 (资料引自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文本, 截至2016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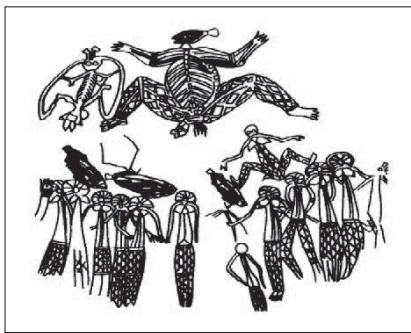
遗产名称	岩画主要内容	持续时间	所处环境和岩画位置	特点
温迪亚山脉的比莫贝卡特岩厦 (印度, 2003)	包括已灭绝的动物和神秘生物; 驯化的动物、车辆和战车; 文明历史时代的图案、铭文和佛教符号, 以及对骑着盛装马匹和大象的庞大人类队伍和战争场景的图形描写。主要记录了周边森林中各种动物的生活以及人类生活的经济和社会等方面。	中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文明历史时代	遗产位于印度高原心脏地区南部边缘的温迪亚山脉丘陵地带, 岩画作于茂密的森林中的天然砂岩岩厦上	岩画分布密集, 古老而延续
阿尔泰山脉岩画群 (蒙古, 2011)	最早为大型狩猎动物, 后出现人物形象, 以及狩猎、放牧和家庭场景, 最后是突厥语碑铭。反映了史前的狩猎、放牧到后期的游牧生活。	公元前11000年—公元7、8世纪	草原上露出地表的砂土层、巨石及崖壁表面	共计数千幅岩刻, 是北亚地区面积最大、时间最古老、保存状态最好的岩石艺术遗址
苏莱曼托圣山 (吉尔吉斯斯坦, 2009)	人物及动物图像, 也有几何图形, 见证了中亚的圣山传统。	大多属于青铜时代 (公元前1500年-公元后500年)	山峰周围、山洞、岩厦和卡斯特通道中	中亚圣山最完整的代表
戈布斯坦岩石艺术文化景观 (阿塞拜疆, 2007)	各种动物和人物: 牛、马、母亲形象、猎人、鱼、爬行动物、昆虫以及众多小船。反映了生活在这个地区人类的生活事件、生活传统、观念信仰。	从旧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 (4 万年以来)	阿塞拜疆中部半沙漠地区的岩石高原上	约1000 幅岩刻画, 共约6, 000 个图像
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 (哈萨克斯坦, 2004)	人像、神像、动物等。反映了当地牧人放牧、社会组织和仪式等情况。	青铜时代到20世纪初	群山环抱的泰姆格里大峡谷里的岩石表面	共有约5000 个岩刻形象
卡卡杜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 1981、1987、1992、2011)	动物, 英雄祖先的神话传说、创世故事等。见证从史前狩猎采集者到如今仍在此生息的土著居民的生活技能和方式。	从4万年前史前狩猎采集者到如今	洞穴内和岩石表面	独一无二的考古和人种保护区, 四万多年以来, 一直有人类在此居住。
乌鲁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 (澳大利亚, 1987、1994)	神话传说、创世故事等, 共同构成了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社会传统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已有1万年的历史	澳大利亚中部广阔的红砂土平原中的岩洞和岩厦	公园的特点在于其壮观的地质构造, 乌鲁鲁是一块巨大的独石, 而卡塔曲塔则是位于前者西边的穹顶形巨石。
瓦迪拉姆保护区 (约旦, 2011)	人像、动物、抽象符号及手脚印。保护区内的岩画、碑文和考古遗迹显示了人类在过去12000 年的时间里在此的生活, 以及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证据。	新石器时代至今	形态各异的沙漠景观的巨石和崖壁上	有25000 多幅岩画和20000多处石刻铭文
马洛提-德拉根斯堡公园(南非、莱索托 2013/2000)	53%是人物形象, 43%为动物形象, 剩余的4%描绘的是无生命的和抽象的主题, 狩猎、舞蹈、战争、收集食物的场景。代表了一种独特的连贯的艺术传统, 再现了曾在这里生活了4000 多年的非洲原住民布须曼人的精神世界。	约3800年前到19世纪末	岩厦、小型悬岩及沿着山谷斜坡散布的石块垂面	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规模最大、最集中的岩画群, 共有约600处岩画点, 总数超过35000 幅
推菲尔泉岩画(纳米比亚, 2007)	当地动物, 以及人和动物的脚印画。见证了2000多年里南部非洲狩猎-采集社区的仪式传统。	石器时代晚期起2000年	荒漠山地的平坦砂岩和岩厦	非洲最大的岩画集中地之一, 57 公顷的遗产区内发现超过200 处, 2000 多个图像。
洛佩——奥坎德生态系统与文化遗迹景观 (加蓬, 2007)	大多数为圆圈和同心圆等几何图形, 少数为动物和武器。反映了班图人(Bantu)和西非其他民族的主要迁徙路线	新石器、铁器时代	奥果韦河谷边的圆形巨石和平坦的地表岩石	共发现了1600多幅岩刻画
孔多阿岩石艺术遗址 (坦桑尼亚, 2006)	人物、动物及狩猎场景等。以一种独特方式展示了从狩猎采摘的原始社会到农牧时代该地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迁, 以及人们的信仰和观念。	从狩猎采集社会以来数千年	位于东非大裂谷相连的马赛峭壁东坡的天然岩厦、岩洞和崖面	估计共有岩画点150 至450个
琼戈尼岩画区 (马拉维, 2006)	动物、图形。反映了相对贫乏的农民岩画艺术传统, 以及自后石器时代就居住于此的群居猎人巴特瓦的绘画艺术。	铁器时代晚期至20世纪	马拉维中央高原树林丛生的花岗岩山岗	该地区127 处遗址最集中、丰富地展现了中部非洲的岩画艺术
马托博山 (津巴布韦, 2003)	动物。同当地的传统、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紧密相连。	从石器时代早期直到较近的历史时期	岩石地貌	马托博地区具有各类岩石地貌, 巨石提供了大量的天然岩厦

马篷古布韦文化景观(南非, 2003)	动物。见证社会与政治结构发展	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	热带大草原	马篷古布韦坐落于南非的北部边境, 联结着津巴布韦与博茨瓦纳, 在被废弃前是非洲次大陆最大的王国。
措迪洛山(博茨瓦纳, 2001)	大型动物、人像及几何图形。反映了从远古至今卡拉哈里地区人们的传统、文化与技术。	2000年前的石器时期晚期至19世纪	大多位于岩山山麓的浅岩厦处, 偶尔在高处的断崖或狭窄岩厦处也有发现	被誉为“沙漠卢浮宫”, 是世界上岩石艺术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10平方公里的地方保存了400多个岩画点共4500多幅岩画。
塔德拉尔特·阿卡斯石窟(利比亚, 1985)	动植物、人。撒哈拉地区每代人生活的不同方式。	公元前12000年至公元100年	沙漠	和阿尔及利亚的世界遗产阿杰尔的塔西里相邻。这座石山有数千幅不同风格的岩画。
阿杰尔的塔西里(阿尔及利亚, 1982)	动物、牧牛、牧马场景等。记录了撒哈拉沙漠边缘地区的气候变化、动物迁徙和人类生活进化。	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初几个世纪	现为贫瘠干旱、沟壑纵横的高原的石壁上, 史前气候宜人, 适合居住	目前已对15,000多幅岩画和石刻进行编目, 史前时期最重要的岩画艺术之一。
蓬达克岩洞(法国, 2014)	人像、动物。史前艺术的杰作。	旧石器时代	法国南部Ardeche河流域的石灰岩高地上	目前已发现1000多处画面
科阿峡谷与席尔加·维德史前岩石艺术遗址(葡萄牙、西班牙, 1998/2010)	动物。反映人类早期艺术创作的突出实证。	旧石器晚期/(公元前22000年至前10000年)	Agueda Cõa河两岸的坡地上	规模之大为世界少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存包括15处岩画点的近200幅岩画, 共计1200多个动物形象)
阿尔塔米拉洞穴及西班牙北部旧石器洞穴艺术(西班牙, 1985/2008)	动物。人类最早的艺术成就。	公元前35,000年至前11,000年	洞穴	欧洲乌拉尔山脉至伊比利亚范围内最鼎盛时期的旧石器时代岩洞艺术
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盆地的岩画艺术(西班牙, 1998)	动物和人类活动。人类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时期的生活方式被生动形象地描绘于石壁画之中。	史前晚期	海滨盆地	伊比利亚半岛地中海盆地的史前晚期石壁画艺术遗址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规模岩画群。这些岩画无论从风格还是从主题来评价, 都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塔努姆的岩刻画(瑞典, 1994)	动物, 人, 生活、生产用具, 武器等, 展示了日常生活、战争、宗教仪式和宗教场景。反映了欧洲青铜器时代人们的生活和信仰。	青铜时代	被冰盖削磨的花岗石面	至少有1500多处岩画点
阿尔塔岩画(挪威, 1985)	动物, 狩猎、捕鱼、航海、宗教仪式等人类活动。反映了中石器时代极地附近的狩猎传统。	公元前4200年至公元前500年	临近北极圈的阿尔塔海湾	45处遗址上有上千处岩画和岩刻。
梵尔卡莫尼卡谷地岩画(意大利, 1979)	关于农业、航海、战争和巫术的图案以及符号。对史前人类的风俗和精神状态的一种极其具有象征意义的记录。	始于8000余年前	伦巴第平原上的梵尔卡莫尼卡谷地	已记录18万个以上图像
韦泽尔峡谷洞穴群与史前遗迹(法国, 1979)	岩画中的打猎场面有约100种动物形象, 描绘细致, 色彩丰富, 栩栩如生。对研究人类史前艺术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旧石器时代	峡谷洞穴	韦泽尔峡谷包括147个旧石器时代的史前遗址和25个内有岩画的洞穴。
瓦哈卡州中央谷地的亚古尔与米特拉史前洞穴(墨西哥, 2010)	猫科动物、人像、星相、谷物等。见证了史前人类从游牧式的打猎采集者向定居农业人口的转变进程。	史前晚期	瓦哈卡州特拉科卢拉山谷中	亚古尔与米特拉洞穴的文化景观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 这一纽带不仅导致了北美洲人工种植的产生, 并且推动了中美洲文明的发展。
洛司马诺斯岩画(阿根廷, 1999)	人手、动物、狩猎场景。靠打猎和采集野果生活的部落。	始于距今13000年至9500年以前	峡谷里的岩洞和岩厦	以色彩丰富、手印集中, 手形多样, 形成完整的构图而著称于世。
圣弗兰西斯科山脉岩画(墨西哥, 1993)	人类、各种当地动物、动物的抽象元素, 狩猎和战争场景。展示了当时人类与环境的关系。	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300年间	圣弗兰西斯科山峡谷岩厦壁和顶上	下加利福尼亚半岛最重要的史前岩画群。
卡皮瓦拉山国家公园(巴西, 1991)	舞蹈、性行为、围着树进行的仪式、与狩猎有关的仪式。是南美洲最古老的人类存在的重要证据。	大多数为公元前10000-前4000年	马拉尼昂-皮奥伊盆地和圣弗朗西斯科河接壤的崖壁和岩厦中	最早的岩画可追溯到25000年前

资料来源: 根据ICOMOS于2009年发布的《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岩石艺术遗址》, 并对比截至2014年12月的《世界遗产名录》。其中, ICOMOS文件中所提到的南美的圣奥古斯丁考古公园、拉帕努伊国家公园、夏文考古遗址与基里瓜考古公园和玛雅文化遗址的岩石艺术主要表现为三维立体石雕, 塔夫拉达·德乌玛瓦卡为文化线路, 保加利亚的马达腊骑士崖雕制作年代较晚(公元8世纪), 与申报遗产存在较大差异, 未列入对比范围。



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山谷岩画中的蹲式人形图像



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蹲式人形图像



巴西Santa Catarina岩画



左江花山岩画蹲式人物像



福建漳州市华安仙字潭岩画



内蒙古阴山岩画神人图像

花山岩画十分相像。但总体来说，蹲式人形图像在世界各地岩画中的分布较为零散，绝非像在花山岩画中那样占据绝大多数。

蹲式人形岩画图像在中国境内也广泛分布。如阴山和贺兰山的一些非主要岩画点的山岩上，曾发现数个典型的蹲式人形岩画图像，但发现这类图案的地点，附近并没有其他岩画，它们通常是孤零地存在。福建省漳州市华安仙字潭岩画点蹲式人形图像较为集中。此处的所有岩画图像均为凿刻，大多数图像只有“蹲踞”而双臂并不上举，抑或是一只手臂上举，而另一只不举，呈现出非典型的蹲式形象，且遗产规模整体较小，石刻共有6处，自东往西长30多米。最大的长0.74米、宽0.35米，最小的长0.13米、宽0.1米。

此外云南地区也有不少蹲式人形岩画图像，主要分布在红水河流域的文山与元江它克岩画中，这些岩画的表现内容也与花山岩画非常接近，似乎是一群人正在跳着集体舞蹈，进行着某种祭祀活动。但画面图像类型更为丰富，蹲式形象在其中不占主要地位。

2. 花山岩画独创了以单一岩画符号为基础的图像表达系统

花山岩画的蹲式人形图像，并非只是简单的重复和堆积，而是通过密集而错落有致的蹲式人物的排列，配以大量的伴生符号，形成了宏大的场面建构。这种主题

高度一致，不断重复又不雷同的岩画场景建构方式，在世界其他岩画是难以见到的。

如瑞典的塔努姆岩刻画是以杰出的艺术性和多样生动的场景构图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通过丰富多样的主题和对动物、人类、船只、武器，以及青铜器时代人类标记图形的灵巧细致刻画展示了独特的艺术成就。岩刻通常表现活泼的场景和复杂的构图，展示了日常生活、战争和宗教场景。一些岩刻画面很明显事先经过精心的构划。很多岩刻的主题、工艺和构图都是欧洲青铜器时代文化的杰出代表。这种主题众多的构图方式与花山岩画的画面表达方式构成鲜明对比。

而相比于花山岩画统一的场景内涵，西南其他各地点的岩画场景也主题多样，具有明显的叙事风格。如云南沧源崖画的场景虽也多以人物为主，但表现的场景包括以建筑为中心的村落图、以动物为中心的不同方式的狩猎图、不同性质的人群集会场景（战争、舞蹈、祭祀等）；元江它克岩画的场景也与花山岩画部分场景类似，以正身人像组合为主体，但是缺乏花山岩画中主次分明的布局以及一致的人物形态。

（二）典范性、稀有性

花山岩画绘制在沿江具有相当高度的垂直石灰岩崖壁上，祭祀主题、于千仞崖壁之上的画面选址，以及攀援到空中的作画方式，体现出高度的一致性。38个岩画点中，

中国境内部分岩画遗产 (资料引自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文本)

遗产名称	地点	分布位置	主要内容	年代
阴山岩刻	内蒙古阴山山脉	凿刻在露天的石壁、山崖或磐石上	动物题材为主, 放牧、神祇、交媾	始于旧石器时代
贺兰山岩画	在宁夏西北部贺兰山东麓	多摩刻在山体或可以移动的独石和出露地表的立石上	形象怪诞的人面像, 狩猎、畜牧、舞蹈、祈祷等方面, 动物等	始于史前
阿敦乔鲁岩画群	新疆温泉县查干屯格乡吐日根牧场的冬草场	多数凿刻在岩石的朝阳面及其顶部的黑色岩晒面上	动物、狩猎图及原始符号, 新疆发现的面积最大的岩画群之一	始于史前
大黑沟岩画	甘肃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东约40公里处的	大黑沟沟畔光平的石壁上	多为狩猎和放牧场景。绵延3.5公里, 分布零乱, 位置高低不一, 最高处距地面100多米, 最低处只有两三米。岩画共有34组, 图案190多幅。	从史前至隋唐 (隋唐: 公元581—907年)
黑山岩画	嘉峪关市西北约20公里处黑山	四道鼓心沟两侧的崖壁上, 一般距沟底约3到10米, 少数也有在20米到30米以上的	狩猎、舞蹈、放牧等 计有153幅, 延绵约2公里	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7世纪
将军崖岩画	江苏省连云港市锦屏镇锦屏山南麓	刻于南北长22米, 东西宽15米的倾斜岩壁上	人面、农作物、形象、鸟兽纹等三组画面	推测为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祭祀遗址, 距今约4000年左右
金沙江岩画	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的大具乡、奉科乡、宝山乡、鸣音乡等金沙江流域和支流两岸	金沙江边的悬崖上岩洞里, 呈带状分布	以前发现的古岩画, 绝大部分都是以动物为主, 而再次发现的岩画则以人物为主, 这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类型, 以人物形象为主, 展现了古人类打猎、舞蹈、骑马等场景。古岩画大约有70多个点	旧石器至新石器后期
沧源岩画	云南沧源县小黑江两岸	垂直崖壁, 距地面的相对高度低者1-2米, 高不过6-7米	人物图像占70%以上, 器物、房屋、动物、神祇与神话人物、自然物及符号、手印等至少十五个崖画地点	距今3000多年
大王岩岩画	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城东郊大王岩岩壁	距畴阳河面约150米, 岩壁高约20米, 距可站立地面约3.5米。	发现两处岩画。可辨图像25个, 抽象的绘作手法, 典型图案化和装饰化的艺术风格, 极具宗教色彩的“保护神像”, 以及格调怪诞、神秘的图像, 颇有宗教崇拜的象征	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晚期
珙县岩画	四川珙县	麻塘坝两侧的岩壁上	以人物、动物、抽象符号为主。岩画遗存分布相对零散, 共有十八处岩画点	根据悬棺年代判断为宋至明 (公元960—公元1644年)

约86%的图像分布在距离江水面15—100米之间, 距离江水面100米以上的有9%, 距离江面最高的达130米。岩画所处位置之高, 岩画绘制难度之大, 世所罕见。

1. 花山岩画作画位置的统一性

世界各地岩画遗产的作画位置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岩洞、岩厦、地表大石及崖壁。《世界遗产名录》上的现有岩画遗产的作画位置大多体现出了因地制宜的特点。如欧洲南部旧石器时代晚期岩画大抵绘制于洞穴中; 欧亚草原上的吉尔吉斯斯坦苏莱曼托圣山上的岩画作于山峰周围、山洞、岩厦和喀斯特通道中; 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和乌鲁鲁—卡塔曲塔国家公园中的岩画作于岩洞和岩厦中; 非洲坦桑尼亚孔多阿岩石艺术遗址的岩画作在天然岩厦、岩洞和崖面上。

现有岩画世界遗产中显现出作画人群对岩画位置进

行有意识选择倾向较明显的例子, 是南非与莱索托的马洛提-德拉根斯堡公园和津巴布韦的马托博山等。在南非的德拉根斯堡公园里, 岩画不仅出现在突出的岩石表面上, 还出现在相对隐蔽的坠落和破碎的岩石岩面上。后者有很多是在岩石坠落之后制成, 是作画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而在津巴布韦的马托博山, 先民习惯于把岩画描绘在悬崖凸出部位或有石器时代沉积物的洞窟内。在纳米比亚的推菲尔泉岩画, 其岩画图像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它们的位置明显根据地势选定。在难以企及的石面上或靠近锋利断面的地方都雕刻有人类脚印和动物足迹。泉水附近也发现了更多雕刻和岩画, 数量随着离泉水的距离越远而逐渐变少。

以上例证, 反映了在世界各地不同环境中岩画作画人群对岩画位置的有意选择。与之相比, 花山岩画高度



利比亚的塔德拉尔特·阿卡库斯石窟



贺兰山岩画



云南沧源岩画

统一的作画位置具有更为显著的稀有性和典范性。

2. 花山岩画作画位置的奇险在世界岩画中十分罕见

花山岩画的作画位置之高，使得作者必须借助某些登高工具，或是利用攀登、吊悬的方式才可能达到作画的位置。世界遗产岩画中也有一些作于崖壁之上，但总体上岩画的分布绝无花山岩画之奇险。

如葡萄牙与西班牙的科阿峡谷与席尔加·维德史前岩石艺术遗址与花山岩画相似，二者都是沿着自然河流分布，具有较大的规模。不过科阿河谷的岩画虽然也沿河两岸呈流域性大范围分布，岩画所在的岩体是河滩上散布的岩石，作画难度远小于花山岩画。

而中亚、南美及非洲的岩画遗产虽然也有在崖壁上作画的现象，但总的来说较为零散，高度没有花山岩画那么高，而且崖壁也是位于陆地环境中，不像花山岩画那样直面江水。如利比亚的塔德拉尔特·阿卡库斯石窟位于沙漠之中，部分岩画像被雕刻于竖直的崖壁表面，但整体高度都不高。

中国贺兰山的山势险峻雄伟，岩画一般分布在山口（沟）旁的石崖或山丘上，但高度通常是人们能够接触到的范围。阴山岩画中被称作“圣像壁”的那面峭壁，最高处的人面岩画大约距离地面近30米，但这种高度是阴山岩画中的孤例。中国云南沧源岩画也绘于石灰岩层面或节理面形成的垂直崖壁上，但崖画距地面的相对高度低者1—2米，高者不过6—7米。此外，虽然岩画点附近分布有众多河流，所有的岩画点都没有紧临河水，其中离河流最近的第七地点的岩画离江也有一两公里。

在众多岩画中作画位置与花山岩画较为相近的是中国四川珙县岩画。该处岩画分布在南广河支流螃蟹溪两岸的山崖峭壁上，多数绘于悬棺周围崖壁或岩洞内。但岩画整体规模较小，在5000米长的东西山岩上共分布有12处岩画，其作画年代也要大大晚于花山岩画。

（三）数量维度

1. 花山岩画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岩石艺术画板”^[2]

花山岩画中规模最大的宁明花山岩画第一处画幅宽约221米，高约4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共有各种图像多达1951个，是世界上已知除秘鲁卡纳斯地画（占地约500平方公里）之外最大的单幅岩画。除宁明花山岩画点之外，高山岩画和棉江花山岩画的画幅规模也较大，单幅画幅面积分别约257平方米和221平方米，画面中分别有图像404个和292个。

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梵尔卡莫尼卡岩画，总体数量极为庞大，且有相当部分刻制在地表的巨大岩石上面，但岩画的刻制往往是一组一组的，组与组之间留有不小的空白区域，在很大的岩面上，可能只有一两个图像或一两组图像，真正刻得相对较满的画面只有两三处。作为梵尔卡莫尼卡岩画中绘制个体图像最为密集、画幅尺寸也最大的纳奎尼岩画，其画面尺寸也没有超过30平方米，上面的各种图像数量总和没有超过300个。

中国阴山岩画分布非常广泛，但其画幅规模比起花山岩画也要小得多。岩画面积最大的是乌拉特后旗大坝沟口西畔石头上的正方形岩画，面积约400平方米。新疆呼图壁岩画表现的是一个群体性的祭祀舞蹈场面，有正中的大人物与周围的小人物，画面很大，人物数十人，在北方岩画中已经算是很大而且具有震撼效果的画



左江花山岩画

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岩画遗产 (资料引自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文本)

遗产名称	地点	岩画主要内容	规模
越南沙坝岩画	距河内西北350公里的芒和谷(MUONGHOA valley)梯田中和泉(HOAspring)的东北岸村舍田间地头的零散石头上	最常见的图案是山丘和田地, 其他还包括人物形象和动物、器物 and 几何图像等	到目前为止发现200多块刻有不同图像的岩石, 遗产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一块被为“石刻之父”, 15米长, 6米高。
泰国孔尖县岩画	泰国东北部乌汶府孔尖县山道的内侧的中部	岩画的图像以动物、人物、捕鱼工具、手印、几何纹样为主	仅在个别洞窟中有发现。
马来西亚“灵魂之舟”岩画	以马来西亚东部沙拉瓦克(Sarawak)的尼阿洞(Niah Cave)为代表	丧船图案、舞蹈场景及动物形象等	仅在个别洞窟中有发现。
印度尼西亚波尔尼手印岩画	印度尼西亚波尔尼岛, 位于洞窟内巨大、陡峭的石灰岩突起的顶部	包括大量的手印、牛科动物、神人同形的图像等图绘。	仅在个别洞窟中有发现。

面了。

中国境内崖壁岩画中比较大的几幅, 都集中在南方地区, 一处是贵州省贞丰大红岩岩画点, 另一处是湖北省巴东县天子崖岩画点。两处岩画都是近年来新发现, 其题材也都是手印岩画, 巴东天子崖岩画点的手印有397个, 为阳纹手印; 贵州贞丰岩画点除了大量手印岩画外, 还有动物与人物图案, 手印分阳纹与阴纹两种, 但不少手印已变得漫漶不清。

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分布在南北长22.1米、东西宽15米的一块混合花岗岩构成的覆钵状山坡上, 三组画面最大的一组长8米, 宽6米。位于浙江省仙居县的古越族岩画群总面积为1422.65平方米, 岩画上刻凿有蛇形、鸟形、鸟头鱼身形、马形、太阳形、人像形、柴刀形、锄耙形、棋盘形等各类图纹220多个, 画面规模均远小于花山岩画。

2. 花山岩画个体图像之大在世界岩画遗产中十分突出

花山岩画所绘人像身高在0.2—3.58米之间, 最高达3.58米, 其中正身人像有约一半(约500多个)的高度在1—1.8米。现有岩画世界遗产中虽然也有部分画像体型巨大, 如在阿塞拜疆戈布斯坦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中, 渔夫的图像差不多为4.3米高, 还有几头斗牛的图像高达2米多。而在云南的金沙江岩画中, 作为图腾崇拜物的野牛被画在中心位置, 最大的分别有38米和23米。但这样的巨型图像只是当地岩画中的个别现象, 岩画画面个体形象整体较小。如南非与莱索托的马洛提-德拉根斯堡公园作为非洲规模最大、分布最为密集的岩画遗址, 虽然单幅岩画的数量超过35000幅, 但绝大部分岩画个体图像的规格在10厘米到25厘米之间, 最小仅有1.3厘米。而意大利梵尔卡莫尼卡岩画个体图像多数也比较小。

中国北方草原岩画的个体图像长度一般不超过30厘米, 高不超过20厘米, 连云港岩画中最大的人面高90厘米, 宽110厘米。云南沧源岩画中的图像个体也不大, 以人为例, 一般高度在5-20厘米之间。最高大者不过40-50厘米。

由此可见, 花山岩画个体图像之大, 在世界岩画遗产中十分突出。

3. 花山岩画是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图像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岩画遗产

现有岩画世界遗产和本地区的同类岩画遗产相比, 都具有规模较大、图像数量多、分布密集等特点。如博茨瓦纳的措迪洛山在10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内分布有400多个岩画点, 共计4500多幅岩画; 津巴布韦马托博山的2000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内共有岩画点约3000个, 总计岩画30000多幅; 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里共有15000多个岩画遗址点; 印度的比莫贝辛特也是已知最密集的岩画群之一, 1892公顷的遗产区内有400多处带有壁画的岩厦; 而蒙古阿尔泰山脉岩画群的三处申报遗址中, 有两处都有5000多处岩画点。

在花山岩画遗产区105公里长的江水两岸共分布有38个岩画点, 包括岩画109处, 共计4050个图像。而根据现有资料, 中国以外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岩画点分布均较为零散, 如规模较大的越南沙坝岩画, 到目前为止也仅发现200多块刻有不同图像的岩石, 遗产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 像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都只有在个别洞窟里发现有岩画。此外在中国西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云南沧源岩画, 1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有10个地点分布岩画, 其中第一地点的规模最大, 有画崖面全长约30米, 规模也远小于花山岩画。因此花山岩画是亚洲东南部已知规模最大、图像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



岩画遗产。

三、岩画所处环境的对比

由于岩画蕴含了先民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精神诉求，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岩画环境都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精心选择。世界上重要的岩画遗产，除了岩洞岩画外，其所在位置往往是一些开阔的山前地带或宽敞的草滩上出现突兀的巨大岩石堆的地方，还有的在巨大的岩石缓坡上，对面或四周有山。这样的地貌通常都很开阔，适合大规模的人群活动。但这样的地方往往完全没有遮蔽处，并不适合人们居住。如哈萨克斯坦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所在的峡谷中部没有民居，只是遍布着密集的岩刻以及岩画附近被确认为祭坛的遗迹。云南沧源岩画有画的崖壁之前也多有宽窄不一的平地，可供作画者立足或举行小型的宗教仪式。阴山岩画中被称作“圣像壁”的那面峭壁前是一个宽阔的山前地带，可以容纳相当多的人观看岩画。

而花山岩画的环境在世界范围都具有突出的特殊性：其岩画所在的崖壁前是滔滔不绝的江水，却没有人们的集体活动所需的开阔场域。为此，左江沿岸的骆越人智慧地利用了当地山川的地貌特征，将岩画与山水巧妙结合。花山岩画绝大多数位于大江转弯处，面对江水来向的直立崖壁的高处，且其对面往往有一块面积稍大的平坦台地，并由此确立在江上和对岸观看岩画的特定视角。

花山岩画的主人有意选择在艰难的崖壁上持续作画，创造出一系列由岩画、山崖、江水、台地共同构成的文化景观单元，这种岩画环境，以及对环境的认识和利用方式，在世界岩画中是十分独特的现象。

四、岩画的文化内涵

多数岩画世界遗产的作画年代跨度极大，如印度的比莫贝卡特岩厦，从中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文明时期，阿塞拜疆的戈布斯坦岩石艺术文化景观从旧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时间长达4万年，澳大利亚的卡卡杜国家公园的作画年代也从2万年前延续至今。

如此漫长的作画年代，使得各岩画遗产往往非单一文化族群的作品。如蒙古的阿尔泰山脉岩画群的作画者从最初的史前狩猎者到后来的放牧者，再到最后的突厥人，坦桑尼亚的孔多阿岩石艺术遗址则反映了数千年中从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到农牧时代的社会变迁。

与之相比，目前人们普遍认同的花山岩画的作画年代（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其绝对年代在世界岩画遗产中较晚，持续时间也较短，且只在中国西南广西左江沿岸密集分布，出自具有统一文化属性的作画人群，呈现出高度统一的主题和表达系统，是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的现象。

在目前的《世界遗产名录》中，与花山岩画这一特点相近的是位于南非和莱索托的马洛提-德拉根斯堡公园和纳米比亚的推菲尔泉岩画。

马洛提-德拉根斯堡公园的作画年代虽然从3800年前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但这些岩画大都是布须曼人单一民族传统与信仰的产物，在风格上呈现出很大的统一性。

推菲尔泉有着南部非洲最大的岩画群，该遗址有2000处石刻，且保存完好，表现主题繁多。ICOMOS认为，该遗产代表了环境压力和游牧民族快速扩张共同影响下宗教艺术最后的辉煌，及作画人群在该地貌条件下的精心选址，是“一个相对封闭区域内密集的高质量岩画的突出代表”。

与之相比，花山岩画不论是从岩画数量和质量，以及统一的文化内涵和封闭式的密集分布来衡量，也足以得到同样的评价。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曾评价“广西的花山崖壁画，数百米长的画幅，说明几千年前他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圣殿’”^[3]。

根据研究，花山岩画是当地骆越人对其祭祀场景的记录，体现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信仰。在如此艰险的位置，在横跨700多年的时间里，连续创作如此巨大画幅的岩画，不仅需要极其高超的技术水平、艺术构思与想象力，还需要整个作画族群在财力、物力、人力与精力方面的极大投入。这样一种岩画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也都是极其罕见的。

纵观世界其他地方的岩画，主要承载了作画者在宗教信仰、萨满巫术、教育、标识等方面的功能。如非洲岩画中众多的动物形象，很多都承载了精神含义。比如大羚羊在布须曼人的思想中地位十分重要，他们认为大羚羊能够使巫师进入与神灵沟通的世界，因此几乎每一处人类聚集点都至少有一幅大羚羊题材的岩画。而在纳米比亚的推菲尔泉，学者们认为岩画中的动物图像并不代表其野外的实体，而是代表了人在宗教仪式上向动物的转变，是当地狩猎采集信仰体系的体现。而欧亚草原，包括中国北部的岩刻画，在宗教意味之外，还被认为具有狩猎技能教育传承及领地标识等方面的功能。

与之相比,花山岩画在一个历史阶段内集中而密集地使用岩画这种媒介来记录与表现本民族重大宗教或历史事件,从而为我们留下极为罕见的岩画遗址群,它的存在不仅是对世界岩画宝库的丰富,而且以它强大而充满热情的创造力、独特个性的彰显,成为世界岩画领域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五、结论

以上根据《申报前指南》指出的各个方面,对花山岩画与其他岩画世界遗产及国内外重要岩画遗产进行了对比。从岩画自身品质的原创性、典范性与稀缺性及数量维度看,花山岩画以其“蹲式人形”为基础符号的独特图像表达系统,统一而艰险的作画位置,以及大规模的画面和岩画数量,在世界岩画遗产中占有突出地位。从岩画所处的环境来看,花山岩画的作画点是先民精心选择的结果,与江水、群山及台地构成了一个独特

的祭祀场,在世界范围内也十分罕见。关于岩画的文化内涵,花山岩画的作画人群单一,形式统一,在700多年这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集中记录了当地骆越人的祭祀场景,是对这一人群信仰体系和社会生活的独特见证,也是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岩画的杰出代表。通过以上对比可见,花山岩画具有独特和显著的自身品质,值得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参考文献:

- [1] ICOMOS. Rock Art. Pre-nomination Guidelines(in the framework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2010)[EB/OL]. <http://openarchive.icomos.org/268/>.
- [2] 保罗·G·巴恩.剑桥插图史前艺术史[M].郭小凌,叶梅斌,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151.
- [3] 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2.

(责任编辑:张双敏)